

政府的型態被叫做民主，這樣的需求是因為人們知道他們無法在石頭上建立任何東西，所有的東西都是建立在隨著時間與地點不斷流動的沙土上，因此他們沒有任何選擇，必須建立與維持具開放與彈性的生活方式。民主需要人類透過上帝或自然界賦予的論辯能力，以及宣稱民主建立在優勢之上的權利，這對因果輪迴的信仰者——他們假設人為了在來世過得更好，必須嚴格遵守今世所處社會階級中的義務——在道德上潑了冷水。民主是自我管理、是一群人透過議會討論而產生的合法規定，他們決定事務的權利不再是上帝所賦予的、也不是傳統宏亮的聲音、嗜血的暴君、或是簡單交由不經思考的人來決定任何重要的事務。

在民主歷史的自相矛盾中，民主起源的說法有很多被隱匿在雅典人的論述中，這些論述中有多數仍認為民主的思考沒有程度或層次的區分，對民主的實證辯護——用民主方式闡述民主——在古典希臘中是少見的，同時這種方式也不容易（英國學者 Moses Finley 曾經說過），因為「哲學家攻擊民主，而受到指責的民主主義者卻用忽略他們的方式來回應，只是藉由民主方式運作政府與政治事務，而沒有為這項主題寫下任何契約或文件。」³這就是為什麼早期良好民主經驗的紀錄，並沒有提及民主深化價值的理論。法國學者 Nicole Loraux 認為 Finley 這種實用性的解釋有著太多的疑點，而且也失去了主要重點：即雅典民主從未利用書寫文字當作影響理論的工具且懷疑這樣的效果，因為他們考慮要在現實城邦生活中實踐。隱者如 Thucydides（古希臘歷史學者）與 Isocrates（雅典的政治評論家）之所以遠離公眾生活，是因為他們害羞也沒有堅定的聲音；公然反對者如 Xenophon（希臘軍人、歷史學家）；還有其他像政治事業被中斷的柏拉圖：他們都譴責民主並且在公民社會運作失敗後又再一次的譴責，因為他們都認為民主失效且無用。唯一讚揚民主的只有 Pericles（古希臘全盛時期的將軍與政治家）的「葬禮演說詞」（他認為民主原則的基礎如同峭壁一般難以達到），以及 Lysias（他曾說道「民主的先祖有古代勇猛的精神」），這些說法都與古代民主被描繪成是一個美好和諧的總和體（雖然這說法並不正確）相矛盾。總而言之，重點是，對身處

³ M.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 p. 28; cf. A.H. M. Jones, 'The Athenian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p. 41, where it is noted that 'it is curious that in the abundant literature produced in the greatest democracy of Greece there survives no state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al theory'.

夾
→
黃麗玲